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 郵寄在內
每全年大洋二元
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每月大洋二角
外埠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第一百七十二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 每期全年
中縫 每格一元五角 封面八角
新聞中縫加倍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腸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大喜香烟　風行有年　物質優美　世莫與肩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本報介紹

中報館照相銅版部製造各種照相銅版鋅版工料精緻交貨迅速且價格公道本報自出版以來所登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等俱由該館銅版部承製其成績優美已早在閱報諸君洞鑒之中毋庸本館多述茲為導引國人起見特行介紹如諸君有欲製刊銅版鋅版等件可逕至三馬路望平街轉角五層樓洋房申報館銅版部接洽定可得滿意之結果也此布

光學精深

本公司為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繪日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陳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樵堪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製
電話三八九五

請看!!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 ▲發售預約

俄羅斯的文學已經在世界上發生絕大的影響表現國民性的是文學在俄國發生的思想精神是要知道俄國的國民性諸君要明白俄國想不可不看俄國的文學國民所由來的思想不可不要知道俄國的短篇小說本社特將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出版請耿匡沈穎等九位精通俄文的人選譯普希金(pushkin)到柯勒連珂都凡十人的短篇小說五十餘篇總共二十九人(如哥郭里Gogol、居格涅甫Turgenieo、托爾斯泰Tolstoi、柴霍甫Tchehoff等)都在其內將俄國文學作有系統的介紹全書計分四集每集各附有肖像和小傳先行出版第一集凡留心俄國文學的人不可不讀凡留心俄國現在情形的人不可不讀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鵠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居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歸寧婦　斯特著　謝義行譯
守國兵　萬斯可甫著　耿匡譯
夜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濟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萬言洋裝一厚冊現已付印六月底出版售價大洋四角外埠郵費大洋七角預約本京四分外埠郵費加二分寄預約期間至六月底截止郵寄外埠郵費照加預約期間亦以購者從速以寄信日為準數無多者從速第二三四集出版日期另行預告印刷再行源流述略又學亦可作俄國文學史讀文學源流亦不日出版

北京東單牌樓鼓樓八號身八號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啟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必致身體虧損若女子患之必致終身血虧者必不孕育或月經不調子宮寒冷等症不能救濟名世不孕不愁痛苦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重資方得此良方供諸社會名利焉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起初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無須開刀免受痛苦又可除根終身不發每張洋三角外埠函購加一郵費大洋三角每打五折原價每張九折大洋二角打洋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康里博愛醫院外埠可從郵寄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十號肚本埠可以就近購取

却病延壽種玉膏

有病可以除病無病可以強身乏嗣可以得子

此膏專治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腎虧陽痿遺精白濁小腸疝氣耳聰目明男女五勞七傷凡胃氣痛肚腹疼痛症頭痛風火牙痛以及三十六種喉症七十二種眼科偏正頭風疼痛等症寒腳氣心氣痛及各種瘰癧痰串痰火瘰癧等症喘咳疾與呼吸吐血咳嗽濕痰各不和腦漏雞瘡中風及各種骨節酸痛遍身痛及各種濕毒遂名諸毒風寒濕毒風痹痰核等症各種小兒無名腫毒積聚痞塊惡瘡貼痛與各患者若患不立見功效或帖脾胃胃寒貼臍夢遺淋濁以及婦女經帶下諸症以帖腰部功效尤其他各症另詳仿單通用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

(價目)乾坤兩種每對二元每種單張一元二角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善昌里

造福齋藥房敬啟　電話西一千三百九十六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總局掛號包封寄送之報紙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實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啟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紉其中有訂購已屆滿期者如承續定希即惠款以便寄遞續寄本社同人報務繁忙恐或不及檢點有累愛讀諸君厮簡之憾特此通告

招　登　廣　告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金白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鑽砂自煉白金零兌整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已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瘡藥

天泡瘡濕毒臁瘡黃水疥瘡瘡癤乾濕疥瘡此藥擦之止癢等以定痛內服止癢三日可包愈每外加不外收一瓶不好退本洋包愈每人一元半價由外埠郵寄加費一角經售上海五馬路西新里興業社馬路玉芳門牌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龍虎丹

癰疽發背是為大毒生則已成則潰破血流難收不但痛苦難言一丹治之其效如神此丹一丹能治無論身上手上面部凡發生何種腫毒來勢凶惡時即可服此藥一劑隔六小時不須再服化凶為安漸消漸愈誠為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每瓶洋十六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
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回件

臟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臟脹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內病不可視為尋常的外症如若用刀開放雖能當時見癒然內部未去日後仍要膨脹起來那時無法可治性命必休本丰人見斯病之苦厄決非醫藥所能治奇費十年的苦心始覺得此腹最靈驗的藥方不惜工本修救世名醫曰臟脹丹使天下患病者咸受此刀剖之厄得以服平滿丹生效之下和平者本藥能通達九竅行氣利水消蟲殺蟲氣滿腹功效之劇食不應如此神水毒蟲以一切氣虛腫千金者服之黑血本效如之有大病以及消除諸病無如此者驗社之結果病無病者須之良藥也本社經驗頗多定購如有病保其必修照本發病健全者均須預備之

定價　每盒售洋二元　每半打十二盒洋二十元　加郵費　外埠可從郵購
發行處　上海九路正威藥房
經售處　上海英界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五號興業社

萬應消癰丸

癰疽一症患之易危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常施內服不為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潰爛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消漸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新發明草筆（休城胡開文）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制茅筆今身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異草仿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鄰山羊毫顆其堅韌耐久圓滿和柔較雞毫羊毫尤為適用頗承海上各大名書家交口稱之一善應公諸海內為文人學士之陋而名貴本莊並備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休城老胡開文啓

治白濁第一靈藥 科發白濁丸

此丸內含上選純質藍米雪林為治白濁之唯一靈藥此丸經驗所之之靈藥林氏服後其所含之藍米而質過肾臟後仍為無所放泄之能白濁至於毫無可以更有效之毒化小便如其有病者各處用小便之時仍感疼痛能服此藥患處疼則速治愈本藥房此本藥為更便於攜帶起見科發藥房分裝玻瓶管售價每瓶有他用各大埠有批發售處又設有本埠用各日報角格有零售處良藥購買處可數稱各藥房均有經售
上海南京路十二號科發藥房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膀胱毛病治宜速治腎專此丸專治腎弱所致諸病如腰痛背筋痛胱炎小便水腫結石頻數小便有便等症少便短少者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國民大會与商標 （翁丹）

國民大會者、是最好聽之名、而極出風頭之舉、又至不易辦之事也、其他手續之煩、隙何之多、姑不遑論、即此題目四字、而發於有大力者之吻、而地方好事騷拼之徒、早已延頸舉踵、以冀一試其手腕、而患誠樸者之人、反或未能相與角逐、事變比比、不可諱也、雖然、若此大會、果出國民之眞意、則更始之席、方之北美合衆、復何多讓、匪惟九年以來一切設施、皆屬弔詭、即民國二字、且譽馬扁之局矣、於是首創國民大會者、不啻鑄金事之哉、吳君佩孚忽作此想、宣布大綱、吾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喜其言之好聽而最出風頭、懼者、懼事之不易辦也、所幸芻兄竟爾反對、吳氏默默以去、說者謂吳尚意存悻悻、或疑將別謀所以貫澈主張、吾以爲吳氏歸去、在理宜大樂、怒胡爲者、國民大會、不朽之業也、縱無是事而有是言、已鳳毛麟角矣、在昔康南海偶嘗言之、雖其人已成失行之婦、孰從信仰、若吳氏譬猶處女、曾不足多、此時旣拂袖出都、舉國人心、其誰不怨張而歸吳若流水、意者苟非芻兄尼之、安知中國之所成就、不甲於全球耶、一若舉凡棘手之端、皆可置諸不論不議也者、豈不懿與、於是國民大會四字、永爲吳氏之商標、曉得與爭高下、其實芻兄故與反對、彼又焉知國民大會屬何性質、亦曰相同伐段、而絕大商標、適爲吳氏所先、不如反對以嘗快耳、其實商標之得不得、初不在事之成不成、吳氏享此一言之商標、說而老焉、尚得云非人生得意之遺乎、如必以貫澈主張爲志、萬一畫虎不成、非弟爲康所哂、並深負芻兄反對之美意矣、豈不冤哉、

乳腐 （翁丹）

中國步趨西洋、由來久矣、而婦女尤甚、匪惟文化、服裝亦然、中國纏足、西洋天足、從而效之、吾知其爲衞生也、西洋喜蜂腰、中國漸束如胡盧、吾知其爲審美也、惟西洋愛巨乳、兩峯突兀、稍坦者、方以竹籠爲粧之、而中國獨否、長女少婦、恆以兜羅逼袜、使泰華盡掩眞形、旣未宜衞生、又不合審美、人看山而惡平、我思岳兮不樂、當非今日講解放者之大缺陷也哉、又嘗過酒精之肆、見市招大書乳腐兩字、嗟乎、其他文明、乳獨腐敗、此雖食品、與服裝異趣、而滋味義理適通、吾願諸女同胞其好自爲之也、

秋蟲聚會 （翁丹）

一雨送秋、火雲稍盡、具羊間堂主人、辦者、方潔盆罐以謀蟋蟀、共作鬥蟲之戲、當其盛時、一市好事、人或數百盆、數十盆、選強汰弱、約得三之一、更爭縣鄉里兒童 乘夕四方掩捕、及以重金購取佳品、比入會場、互出健者相搏、勝者穩采而蟲重、負者失利而蟲棄 勝者與勝者角、再分勝負、自初迄終、相吞相并、蟲數千而對峙僅二、雌雄役決、二而一矣、此一巨擘、錫長勝將軍之銜、入冬亦死、雖盛以金棺、瘞之佳壤、什無術以縮命也、吾因以推想人類、正爾如此、春秋爽爲戰國、并而爲七、爲秦所滅、秦楚相競而秦亡、楚漢相爭而漢立、赤眉銅馬、掃於光武、典午興、乃一魏蜀吳焉、其後胡夏迭更、忽降忽替、或分或合、一部廿四史、無非屢次秋蟲聚會而已、其實東西各國、又何莫不然、驗夫近世、清政解綱、論理與勢、皆有覆國之道、排滿復仇諸說、不過假借名義、南北豪傑、攘臂而起、卒由項城統之、項城旣逝、段馮又各樹一幟、馮存段存、大擅威福、小徐伐曹、乃爲曹伐、吳佩孚佐曹、勳勞實大、而張作霖取巧入關、論克段之功、一若不在曹下、張吳之間、頗生齟齬、保至歲暮、其盟不寒、嗚復信之、嗟乎、此何時乎、白露方濃、木葉未脫、蟋蟀鼓翼、戛然一鳴、退少登場、興正不淺、然而勝負狀況、亦止如上所言、奈之何其不悟耶、

能嗟一濠 （蝯臞）

幾盆幾回生介曾。貂蟬一例出兜鍪。人間少見渾多怪。笑漢遼東家白頭。

武人政治、爲民國禍亂之一大種子、今則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北方政權、又悉操諸遼東王之手矣、懲前毖後、能無寒心、

十載藩籬總禍根。彌天四海戰雲昏。英雄我與三哥耳。此事還應煮酒論。

張作霖在津、商學兩界歡迎會、即席演說、大放厥詞、每言曹錕、必稱三哥、且曰、今後國家大事、我與三哥職責所在、斷不敢辭、

海內兵戈擬息初。天心人事定何如。博浪椎是吾家物。抵死先爭一副車。

戰事收束以後、奉軍力踞上游、隱與直曹相齮齕、其志實在與曹爭副總統、

鐵馬金戈氣自揚。書生籌策太荒唐。兵家字典無民字。犯此眞成大不祥、

吳佩孚倡議、召集國民大會、籌商時局解決問題、曹錕張作霖、皆以死力反對、

才向沙場戰一回。與君士戲灑園開。班師酒食殷勤餉。不打爭成相識來。

曹錕張作霖入京、段特盛治酒筵、遣人往餉、爲之洗塵、越日、張詣段邸答謝、段辭以疾、不果見、

一爲逋客去安歸。回首冠裳事事非。到此才知是公僕。向人含笑索青衣。

安福罪魁逋逃時、多喬爲僕役衣裝、以避偵者之目、有購僕衣一襲、出價至數百金者、

天上爭傳好事近。人間空向晚妝催。御溝流水聲聲慢。紅葉而今始自媒。

蘇督李純、本居南北調人之地位、今忽自爲北總代表、所謂媒人做了親家翁也、趣極、

亂後生靈有子遺。飄零千劫命如絲。可憐軍國平章者。斜眼看人到幾時。

第一次新閣未倒時、有人戲爲一詩、寫諸閣員之狀貌、頗堪發噱、詩曰『婆婆媽媽薩鎮冰、天然居戶是朱深、嬉皮笑臉田文烈、喪氣垂頭傅嶽棻、錢倫生涯財政李、洋奴態度外交陳、呵腰見客什雲汧、斜眼看人靳翼卿、』概熟識要津人物者言、詩中形容、實已盡致、所謂惟妙惟肖者也、今第二次新閣、又將組織成立、閣員人選、必更有一番佳話、第未識彼堂堂首揆、對於民命與國脈、亦漸以正眼相覷否耳、噫、

拉雜談 （蝯臞）

客出梁衆異二詩見眎、皆其最近之作其一、傲醉云、中酒心情不似前、相驅萬態入中年、漸辭泥飲耽微醉、爲厭擊囂愛逃眠、此境自知從客笑、與人無競疊天全、近來亦復俗文字、遞念紅裙却黯然、其二、偶占示秋岳云、少年忙過不能狂、中歲逢春益自傷、強學歡娛終鬱鬱、卽論感溺亦堂堂、能言故事思通德、願老柔鄉薄武皇、此秘自珍偏不試、近無人處有凄涼、衆異名鴻志、爲此次安系十大罪魁之閩軍者、玩其詩境、亦似抱消極主義之人物、然竟爲阿附權要、助長政潮、致不免於罪、亦可見言行相顧之難矣、抑信所謂感溺堂堂者歟、其次詩結句曰、更無人處有凄涼、似已爲失勢逃亡之先識、又何奇也、或謂梁本一窮措大、此納某名妓爲姿、揮霍甚豪、非多得人間作孽錢、則無以饜其欲、其卒至於身敗名裂者以此、此說似甚可信、觀其詩曰、遞念紅裙却黯然、又曰、願老柔鄉薄武皇、已不啻自爲供狀矣、噫、甚矣、聲色貨利之禍人深也、

徐樹錚亦奔詞藻、與林琴南姚叔節輩、爲文字交、極相得、其在晚晴簃詩社、亦獲厠一席焉、最近都中某報、猶錄其金臺子一闋、題姚少師爲中山王作山水卷子者、（似爲今大總統所藏物、）詞云、風雨龍飛、望斷一烟樹、九逸雄闘、鵝鴨起軍聲、偏天迫民心、老僧能說、那知畫裏功名、早虛空飄忽、休更問金陵、大功坊畔、柳花如雪、鎖坎弔勳閥、揩倦眼、縱橫王氣竭、無人願騎戰馬、難重遇天生病虎俠骨、坐看萬里江山、祇春風踢蹋、朝寒悄、誰管細雨侵旌、燕子愁絕、頗復淒婉可誦、中如天道民心老僧能說、及畫裏功名虛空飄忽等語、亦極似見道之言、而其人之跋扈恣睢、則竟貪不類此奇已、至若弔勳閥、揩倦眼、縱橫王氣竭、無人願騎戰馬、難重遇天生病虎俠骨云云、直似爲皖系軍閥一敗塗地之先讖、此次皖軍之敗、不戰自潰、不過牢、無人願騎戰馬一語、恰已被他道着、斯則奇之又奇者矣、

新涼初筆 （卜哀）

上海普通稱謂人曰老班、其次則曰先生、而爺之名稱絕鮮也、北京則反是、久客劇燕之子、初履海上、聞老班之稱、似覺刺耳、友人唐貫如嘗曰、京華冠蓋、往來者盡屬公卿、社會風俗側重於貴族方面、則其稱謂、當然有爺之資格爲榮耀、上海係通商巨埠、社會側重於經紀人方面、其老班之價值、等於燕都之爺、若葫蘆台、廣沿卿等、在滬有老班資格、在京有老爺資格、毋怪爭慕之人不少也、語雖略傷敦厚、然確有至理、所深知世故者、不能道隻字、

文化運動、未始非中國之一線曙光、自前年秋季以還、至今將及兩載、社會上產生一種應運而起之新文豪、亦不知幾許、然有人傳說、文化運動、係某政黨之作用、始初人猶未信、迨學生潮動後、於是有以假應假之消息傳佈、至於今日、則胡適之陳獨秀傳斯年等、均含有某政黨之色彩、賢如蔡元培先生、亦將爽數十年老同盟會之苦心、投入某政黨、目前而論、尚未有若何罪惡、與安福部後先媲美、然視某政黨之財交兩部成績、與曾李相較、亦五十步笑百步耳、一旦大權在握、能保不爲安福第二否乎、兩載以來之文化運動、直是某政黨之援師、前途殊難抱樂觀、我深願青年子弟、從速打破偶像觀念、勿爲人所利用也、

偶憶前清末年、有法蘭西資本家富蘭林游京師、擬創設一極長之鐵路、從京師至俄德法諸國、給圖立說、閧傳一時、其預算表、謂由北京至巴黎、需十晝夜、至柏林九晝夜、至聖彼德堡七晝夜、此事果成、則不難合歐亞爲一家、中國政府能同意、俄德各國、亦無不贊同也、後中國當局、僉謂於國際交涉上、必多種種困難、打消成議、富蘭林快快以去、不知所之、此事較孫中山之鐵道計畫、猶覺艱難、蓋一則不過縱橫一國、一則欲橫斷歐亞、在理想上、均爲至好之事、然於之事實、豈容易舉行者哉、

社會小說　愛克司光錄 （一）（四）（五）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一章　愛金錢忍心賣妹　毀盟約蓄志休妻

說也奇怪、劉海蟾只須聽見他提到『所以』這兩字、他早就扭過脖子、再不聞他個『所以』、邵二壁虎料想邵話是沒有指望了、坐了一會、眞個告別出門、一口氣直奔他妹子紫薇家裏而來、誰知却撲了個空、紫薇並不在家、已經帶那個小丫出外去了、（紫薇之放蕩不羈、可以想見、）只得同母親相見、他母親馬氏、近年得了一個消渴的毛病、常常臥床不起、平時彼此都視同陌路、此番忽見邵壁虎進門、深以爲異、免不得向他寒暄了幾句、邵二壁虎便說有一天路上遇見紫薇、告訴我母親有病、所以特來看望看望、紫薇妹子呢、如何不見他蹤跡、馬氏道、到累你跑這一躺了、平時兇得胸腔火辣辣的、再多淘些飲食、也不知道他餓、怕只挨日子罷了、你妹子人大心大、也不甚顧我死活、你爹當日又不曾多給錢我們、穿吃戴的、他只同我厮鬧、打扮得花枝似的、不知又到那裏白相去了、你做哥哥的、外面認識的人很多、聽有門當戶對的、我倒情願將他早早嫁了出去、免得鬧出別的笑話來、到反不好、邵壁虎聽見這話、不由心裏動了一動、正待趁機說將紫薇做媒的事、無不妨外邊一路笑聲、直鬧進來、只聽見紫薇嚷道、這眞算難得的、二哥貴人、輕易不踏賤地、怎麼這時候會跑到我們這裏、邵壁虎笑道、自從在玄妙觀裏會見妹妹以後、…紫薇掩口笑道、虧你還說這話、那裏坐上許多男人、規矩你做哥子的、應該叫我去迴避、才是道理、怎樣倒轉給害我吃、裝那大公雞亂叫、裝得活像、邵壁虎臉上紅紅的、勉強笑道、誰知道是妹妹呢、當是知道妹妹、莫說大公雞、便叫我裝做鳳凰、我也不肯、薇紫又笑道、你們那一天、在觀裏幹些甚麼、邵壁虎說道、被他們纏障死了、只因爲哥哥串問好、齊打夥強我同他們拜把子、年紀小的、趕着哥哥喊做哥哥、年紀長的、也趕着哥哥喊做哥哥、…邵二壁虎只顧在這裏信口開河、誰知紫薇一共也不什留心、他早躺在一張藤睡椅上、伸了一個懶腰、叨着身邊那個小丫說道、阿玲、你替我將腰眼捶幾下子、叵耐今天跑得路多、倒有些困倦起來了、阿玲不敢怠慢、早蹲在地上、捏着一雙拳頭、上上下下、替他敲打着、紫薇又蹺起一隻小腿、用手揉那天足、袴子緊綳綳的、露出半邊脅臂、眞是豐若有餘、柔若無骨、一會子又笑道、那一天大家都像烏眼雞似的、釘在別人身上、我猜准我同阿玲走後、又該他們有好些舌頭嚼呢、

不許說話 （馬二先生）

這一天、祕書長紀士端、擬了一件復商會的稿子、親自去送給督軍過目、照例先找王副官、請他去通報、王副官連忙答應了、卻笑着低聲囑咐道、『說話留神些、今日在裏頭不知和那一位嘔氣呢、』紀士端點點頭、意思是說『理會得、』

他進了房門、見了督軍、照例把稿子雙手放在督軍面前、卻另外掏出一張副紙草稿、高聲念給督軍聽、那督軍聽到中間、忽然止住他道、『不對不對、不應該對於他們這樣客氣』

紀士端迷忙應道、『是是、』停了一下、又說道、『但是照現在的情勢、總得給他們一個說話的機會、』

督軍怒道、『胡說!如何能許他們說話呢?他們若都可以隨便說話、我還有什麼權力呢?』

紀士端道、『按照約法、無論如何、表面上總得準許人民言自由、』

督軍更怒道、『約法是誰定的?難道我不能改定法律嗎?你爲什麼幫助他們說話?趕快照我的意思另擬、不然、你是受了他們的運動了、』

紀士端碰了這個大釘子、又不敢分辯、祇得答應了幾個『是』退了出來、回到自已的辦公室、心中怒道、晦氣、我滿肚道理、竟不容我說出、氣咻咻的坐下、一疊連聲的叫僕人、說道、『請魏老爺來、』

不多時、魏老爺、…是他手下的一個屬員、…來了、向他請示、紀士端把那稿子向他一擲、說道、『這個不合大帥的意思、叫你另擬一個、不要這樣客氣的口吻、』

魏老爺連忙答應、又請示道、『雖不必客氣、但是中間措詞、口氣也須委婉一點、』

紀士端把眼一瞪、說、『叫你不要用客氣的口氣、你就照辦罷了、你反與我商量、我若有功夫與你商量、不如我自已動手了、還勞動你做什麼?』

魏老爺不敢再說、也祇答應了幾個『是、』回到自已的房中、心中生氣道、怎麼做屬員的、就不能說話麼?這時恰巧一個僕人進來請示、說、『外面車夫問老爺吃飯回公館不回?』魏老爺頓足罵道、『瞎眼的奴才!你不知我這裏還有公事未完嗎?』那僕人又說道、『方纔王大人又差人來催請過了、』魏老爺又罵道、『混蛋!我昨天不是已經當面答應必去嗎?』那僕人嚷道、『嗐!小的也說是…』魏老爺不等他說畢、又罵道、『混帳!還不滾出去!誰叫你在這裏多話?』

那僕人咕嘟嘴、退了出來、抱怨道、『我們伺候人的算難啊!這話都不許說!』

政變瑣記 （白蘋館主 自北京寄） （一）

戰禍初起時、北京社會忽發生一種特殊之恐慌、即爲防軍之強拿車輛是、凡汽車馬車人力車往往被勒令軍用、以資運輸、有人坐馬車至中央公園嬉著、及出門、則馬車已不知去向、詢之路人、始知爲軍人擄去矣、於是汽車馬車人力車、甚而至於脚踏車、乃無不插外國旗、宛然庚子年之順民旗幟、覩之令人浩嘆、然爲防軍一遇戰事、手慌脚亂、一至於此、識者果早知其必敗矣、

閘當時曹汝霖邵家樓之住家、門外改標日本姓、爲三菱住宅、三菱兩字、甚似藝妓住家、

固安一役、皖直兩軍皆據永定河、作戰甚劇、而河水忽大漲、聞直軍將決河以沒閘河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無定河即今永定河也、

小徐素佩服吳佩孚、嘗於公言報作衡州論數百言、以贈吳、當時贈答之作、公言報皆刊之 聞小徐曾賂吳佩孚廿萬元、使吳爲已用、吳以廿萬元給士卒餉精、而不報、故小徐銜之刺骨、此亦政變中之逸聞也、

段合肥聲討曹吳之檄文、張貼通衢、其時段派勢力正極盛之時、莫敢稍攖其鋒、以自召災禍、而大柵欄東口所張貼之檄文上、忽有鉛筆細書六字云『孫子、你不成啦、』伊何人乎、其膽量不可謂不大矣、

南技雜談 （鄉下人）

北都藝術、含皮簧之外、有雜耍之稱、南中含崑曲之外、亦有說書灘簧等等、惟崑曲在於今日、已成強弩之末、故余不別論、灘簧之日南技雜談、將崑曲說書灘簧等、統而言之、本期先談崑曲、下期論說書、再次說灘簧、然後再話崑曲、周而復始、詩家所謂迴文體、做即其意、以博閱報諸君一粲、

偶閱報章、見天蟾舞台、有所謂三班合演之崑劇出演、余冥想今之所謂崑劇者、斷不能如今之願、不覩爲愈、織動聊勝於無之念、適間日往觀、雖未能暢我慾欲、差幸有高陽腔之爲諧崑曲、視之於前、復有包含皮簧京料之崑劇、映之於後、似覺得可以敷衍、衆之陸壽卿、俞阿慶、吳炳祥、徐金虎等四人、略有可取、故尚不至敗胃、獨有某夕往觀全本鐵冠圖、戲單上刊有分宮掃鐵、守門殺監等目次、余思此中一良好之老旦、王承恩一角、何人承乏、及至出場、酒吳炳祥爲之、以外角倒串老旦可謂奇矣、是夕戲目上、尚有徐金虎之刺虎、因時間不及未演、余猶未敢武斷其爲欺人、據先我而至座客言、是夕鐵冠圖之前、尚有徐金虎之絮閣、亦爲他人庖代、是誠可惡、若徐臨場、因病或因事請假、當貼門報、要知此佃齣徐韶之崑曲、不能與髦兒戲一樣做法、髦兒戲比戲單上之演劇人姓名、與台上演者不對、豈近來之崑曲、亦步武髦兒戲之陋俗乎、崑曲成例、向無牌子用嗩吶吹去、不比京腔、有所謂（擄去）之行路、是夕沈盤生與沈錫卿、演對刀步戰、則用亂彈、雖屬有趣有、而沈錫卿之周遇吉、不知吹去多少牌子、是又爲崑劇之創見、大不滿意、

詠西瓜 （寄塵）

擺在攤上一大個、像個西瓜砲。吃了瓣下來的半個皮、像頂瓜皮帽。瓜的種類實在多、阿伯是王瓜、阿叔是絲瓜、阿哥是南瓜、阿弟是東瓜。只有西瓜頂時髦。頂時髦、刮刮叫!刮刮叫!秋涼了!去在滿地沒人要!

春江花事 （老鉋）

▲上節在北京路瑞康里的俞第、這一節在福祥里、同媚閣合做、他有兩個小孩子、一個唱青衫、一個唱老生、唱青衫的眞不壞、但是這一節、碰於工部局的定章、不能把這兩個孩子帶到生意上、市面又枯、天氣又熱、所以俞第時常感冒、他本來是杭諮裏頭的有名人物、身上客人不少、等到他一病、問病的人、恐怕要比現在嘗老段病的人多些、

▲福祥里蘋香館老七、不是嫁人了麼、有人說是他爺老王作主、嫁給蕃薩的、其實不是、你們道蕃薩是誰、就是第一百三十五期本報上、載過一段興客串紅的包、討着小便宜的那位薩登丞相、薩登丞相、自從那天之後、差不多一直在客串紅生意上做鎮守使、這回蘋香館生意不好、他同客串紅很要好、所以客串紅就把薩登丞相薦過來、居然一介紹、就成全了這一段姻緣了、

▲汕頭路靜姝老五、與客人姓張交涉欠款、致起口角、本報曾經登載過的、因爲登載這段消息、觸怒了一個花如玉、其時花如玉、還同着姓張的、住在廈門路一塊、做那臨時夫婦、因爲面子關係、託人在一品香開了房間、叫老五去、大大的申斥一番、可憐老五閉口無言、那姓張的更妙、欠老五的一百多塊錢、因此一番申斥、乘機又擱過了端陽節、現在花如玉出來、姓張的還是不還些注欠款、聽說老五又託人、要同姓張的、辦那最後解決的方法了、

▲牛奶總統翠寓、新近燒了一缸鴉片烟、放得好好的、誰知道他生意上、耗子多得很、因爲買了一個夾剪、夾死了幾隻耗子、耗子同他反對了、廿五下午五點鐘的光景、老六想起了這缸烟、親自去拿出來挑、那知道烟缸翻在那裏、慌忙收拾、流出來的烟裏頭、又浸滿了耗子糞、才知道是被耗子打翻的、撩開老六一疊連聲、罵了二三十聲的瘟背老蟲、我聽到這句話、却巧晚上在台面上遇到他、問他這件事、老六忙着搖手、說沒有此事、因爲他自已還不承認是個老槍哩、